有一种完美称不朽

——献给茹志鹃先生百岁寿辰

俞天白

得知王安忆改编的《百合花》现代芭蕾舞在沪隆重上演，虽未临场，我却陷入了说不清是艺术意境还是人生遭际的情感旋律之中。

不为别的，就因为原著作者茹志鹃先生在我文学道路上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茹志鹃这个姓名，早就如雷贯耳，但直到我去《萌芽》杂志工作，才有直接交往，但怎么也没有料到，她对我这个“无名小卒”会如此关注。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吾也狂医生》出版以后，她特地为我举行作品研讨会，亲自组织，亲自主持，除了请吴强、王西彦、陆俊超、周介人等在沪知名作家、评论家参与以外，还将正在组织茅盾文学奖评奖工作的著名文学评论家何镇邦先生，以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负责人的身份，从北京请来。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上半叶的中国文坛，绝无仅有；也是她，发现我重视文学的乡土气息，趁《上海文学》杂志举行“笔会”之机，把我和白桦等作家，带到浙江东阳，以期在直接感受中，帮助我充分运用浙中特有的这份文学资源；还是她，得知我在单位卷入一些人事矛盾，影响了创作情绪，主动建议我到上海作协书记处工作，更换一个环境，使得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我，感动而又不安，生怕给她增添麻烦而赶紧婉言辞谢……

最大的帮助，却是在我文学创作陷入瓶颈，不知何以自处的那一刻。

那是我继《吾也狂医生》出版了《氛围》《愚人之门》《X地带》等多部长篇小说，构成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系列，还有《古宅》《活寡》等中篇小说以后，我的情感和思维，一如穿上了安徒生笔下的红舞鞋，旋转俯仰，欲罢不能。引起中国文坛的广泛关注，获得了“多产作家”“中国文坛的推土机”等称谓，更因为我乐于在文学表现方式上探索，给我戴上了“中国文坛的不安定分子”的“帽子”。七嘴八舌中，有人当着我的面表示不满，说你写得太多太快了，精品都是磨出来的！……我知道都是对我的真诚期待，和鼓励、赞赏，具有同样价值。但是控制创作激情谈何容易？颇觉迷茫。一时间，陷入了毁誉俱来的迷惘、不安的困境。其时，我兼任上海市作家协会青年创作指导委员会委员，那天我到愚谷邨她家汇报工作，顺便说起了我的惶惑，她断然回答：

“别睬他们！没有量，哪来的质？”

干脆，简洁，明了，哲理中倾注着深厚的关爱，分明从人生智慧宝库中盈溢而出，正如她清新、俊逸的文学风格，顿时祛尽了我的迷茫。不错，控制，是艺术创作的磨刀石，艺术创作需要磨，但是，磨，绝不是艺术家磨作品，而是作品磨艺术家，磨艺术家的耐心、思想、艺术技巧等综合素养，不具备这种综合素养，只能成为束缚手脚的枷锁或懒惰的借口。真正的艺术家、真切的艺术体验，只能不断地到创作实践中去获取，包括真正的“磨”功。她就这样，及时卸下了我的精神枷锁，让我从七嘴八舌的困惑中解脱，创作出了以《大上海沉没》为首的“大上海人长篇”系列，开拓了我文学创作的新空间。

不过，当时我对她这声回答，多少有点意外。

都知道，她以细腻的情感刻划享誉文坛，并以细节的运用见长，这些艺术造诣，看似信手得来，其实是精益求精地“磨”出来的，应该说，她才是真正的“磨”家，她最有资格说“磨”，但她回答我的却是如此。为什么？就是为了她主持的上海作协的“政绩”吗？不！是她知道我的创作习惯，不拿起笔来，就不去思考，甚至不会思考！这是涉足文坛不深的通病。她是在鼓励我，指引我，只有不断地创作实践，才能领悟艺术创造的规律，所谓“磨”功，就是汗水浇出来的艺术素养！素来直言不讳的她，无意间，从另一个角度，印证了她对这个大千世界的洞察，已经炉火纯青，面对这样的世界，是不能一把刷子来对待的，必须因人因事而异。她就这样教我感奋的同时，让我懂得了如何对待生活，面对人生；帮助我不只突破了文学瓶颈，在艺术天地中畅游，同时也帮我学会如何处理五彩缤纷、瞬息万变的生活，主宰自己。教我发现，她就是这样一位身在尘寰，却以精神之镞直破云天的大家；她就是这样，将文学艺术和生活艺术熔成一炉，焕发出特有的人生魅力，启迪我的生命感知！原来，茹志鹃之所以成为茹志鹃绝非偶然！

行走天地之中，价值体系中有一种完美被称为不朽。在她生前，我没有意识到，意识到了，也未必有适当机会当面表达。如今，拉开了时间距离，在她百岁寿辰到来之际，却有一种非说不可的责任和冲动，是赞美，是致敬，也是感谢：

茹志鹃先生，您就是这种完美的化身！

我们要的东西比幸福更多

张 生

江南梅雨季节开始的时候，常常是上海各个大学毕业典礼的时节，而又湿又热的天气也总是让人难忘。每到这个时候，老师和学生穿着道袍一样的学士服、戴着方帽、满脸是汗地在校园的重要景点拍照的情景，也给毕业典礼增添了很多特有的情调。

因种种原因，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参加过学院毕业典礼了，今年受我们同济创意写作专业的学生邀请去参加了一次。与我们当年的毕业典礼相比，现在的隆重很多，也“豪华”很多。我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又研究生毕业的，当时还没有学士服硕士服之类的，也没有各种仪式，也就是系里通知照个集体照，再去参加个学校的毕业典礼就结束了。而说是学校的毕业典礼，其实也很简单，也就是大家到大礼堂里听学校的领导讲几句话而已。如今，不仅学院大楼毕业的会场精心布置，彩带飘扬，各种祝福毕业前程似锦的标语随处可见，毕业典礼开始后，从播放毕业生的纪念视频，师生代表讲话，到毕业生上台接受老师拨穗、合影，每个环节都很郑重，很有仪式感。典礼结束后，学生们更是穿着各种颜色的学位服往来穿梭，拗出各种造型拍照，我也被学生拉过去充当吉祥物拍了几张照片，以为他们在同济的学习做个见证。而且，我还有幸被创意写作专业的同学们“打卡”了一下，他们居然把我上课时经常唠叨的话做成了标语，当我看到有同学手里拿着我在上课时唠叨他们的“同学们快点写啊”之类的标语和我拍照时，我也忍不住笑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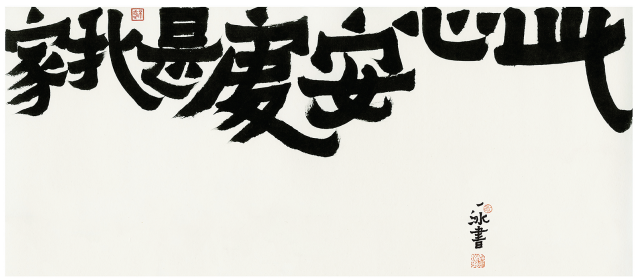
过了几天，创意写作专业的同学联系我，希望我能写几句话作为给他们的毕业赠言。我想了想，我的学生虽然在同济读了创意写作的研究生，但以后从事的工作不一样，每个人的人生也不一样，而且，说到底，老师的赠言其实也没什么作用，因为每个人的生活是实实在在要靠自己去过的。在真实的现实面前，老师的赠言往往很无力，甚至有时让人感到很迂腐和可笑。如果实在要说，也多是些老生常谈。不过，可能这种临别赠言也是毕业的一部分，似乎有总比没有好。那么，我想可能的话，希望我们的同学最好可以在未来的岁月里带着梦想生活吧。这梦想可大可小，不管是成为一个作家，还是成为一个好的文字工作者，或者成为一个称职的可以养家糊口的打工人，又或者是想做个美食家或者旅行家，都可以。

说要带着梦想生活，当然也是老生常谈。梦想并不在于大小，而在于有没有，因为有了梦想，就有了对生活反思的方向和角度，也让我们对自己生活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。苏格拉底有句话说，不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，其实就是希望我们不要像动物一样浑浑噩噩地生活，而是能像人一样不仅生活，还能在生活中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反思。或许我们也可以把苏格拉底的这句话换个说法，那就是没有梦想的生活，是不值得过的，或者说，只有有了梦想，才会有真正的生活。

带着梦想生活，虽然有时难免会痛苦，可却给你一个丰富的有意义的人生。人生固然本来就包含着痛苦，可有了梦想也就有了希望，有了希望痛苦也会变得可以忍受。如果没有梦想，这世界就会变得平板而单调，生活就是吃饭，工作就是牛马，就像没有回忆，我们之前的人生就会变得像沙漠的沙粒一样没意义。用现在时髦的比喻来说，梦想就好像是世界和人生的滤镜，可以给我们单调的世界或者平淡无奇的人生增加丰富的色彩，赋予其难得的美。

康德说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，或许我们带着梦想生活，也是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人生的艺术吧。说是无目的，是因为说到底，这个世界甚至我们的人生其实是没有什么目的的，但只要我们有了梦想，那世界也好，人生也好，总又具有合目的的一面；或者说，有“合”我们梦想的一面。当然，这前提就是需要我们有梦想，带着梦想生活。而我们既短暂又漫长的人生，不过就是这样一个带着梦想生活的过程。梦想的实现尽管可以带来幸福，但我们的人生却并不以幸福的满足而结束，我们将永远带着梦想而不是幸福的期望生活。

因为只有童话里的人才追求幸福，而人并不以幸福为满足；因为我们要的东西比幸福更多，所以带着梦想生活也就可以更强烈，同时更持久地去努力生活啊！



此心安处是我家（书法）一 冰

征集来的“欢天喜地”

黄沂海

上海解放初期，合作滑稽剧团的大戏《活菩萨》一口气连演一年零九个月，大获成功，之后拿什么接档？团队群策群力，讨论了十几个剧本，最终拍板，排演一部反映天亮前后民族资本家不同境遇的新戏。

艺术贵在“杂交”，剧团请来了刚拍完越剧电影《相思树》的韩义执导，不分白昼，大干快上，力争向国庆两周年献礼。剧本讲述仁丰制药厂厂长李仲甫在动荡的局势下为销售奔走，却被伪专员引入骗局，大批药材换来一张空头支票，企业经营雪上加霜。解放大军渡过长江，伪专员逼迫李仲甫把药厂迁往台湾，工人们众志成城，保护了机器设备，与攻打上海的解放军里应外合将伪专员及残余特务一网打尽。上海迎来新生，遭受国民党飞机“二六”轰炸，李仲甫瞻前顾后，迟迟不愿复工，但在新政权一心为公的事实面前，他克服消极观望的心态，及时恢复生产，同时接到人民制药公司的一批订单，药厂扭亏为盈，走上康庄大道。

剧本原名《鲜明对照》，过于直白，回味欠缺，主创人员召开诸葛亮会议，“头脑风暴”，集思广益，诞生了《雨过天晴》《品质优良》《如期交货》《春回大地》等不下数十个剧名，好像都不理想。一天，新民晚报文艺部记者赵戈今来后台探营采访，灵机一动，建议取名《红光满面》，当时大家觉得蛮好，赵戈今旋即回报社发了报道。不过，之后有人仍觉得不太合适，剧名似乎只顾及民族资本家的一面，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意味不足，而且同华亭滑稽剧团即将上演的《红光满面》意外“撞名”。为此，合作滑稽剧团索性通过大陆、沪声两家电台向市民公开征集剧名，“一石激起千层浪”，听众反响热烈，短短两三天收到200多封来信，总计500多个剧名，涌现出《皆大欢喜》《光辉灿烂》《交货迅速》《大不相同》《今非昔比》《甜酸苦辣》《苦尽甘来》《喜出望外》《笑逐颜开》等等，热心听众张飞龙先生一人就提交了20多个剧名，其中《欢天喜地》颇受剧组青睐，一举中鹄。这一开门排戏的过程，充分显示了灵感智慧“从群众中来”、排出好戏“到群众中去”的生动局面。

延续《活菩萨》的群星效应，《欢天喜地》精锐尽出，演员们也铆足了劲，纷纷使出看家绝技。药厂老板李仲甫由杨华生饰演，他在剧中人物陷入思想斗争的一场戏里，精心设计了越剧“花式唱腔”，第一段为陆锦花腔，第二段为戚雅仙腔，第三段为尹桂芳腔，第四段为徐玉兰腔，梅竹相间，令观众耳目一新。伪专员原来确定由笑嘻嘻扮演，但是角色在戏里要跌好几跤，排练时常把他跌得胳膊酸屁股疼，考虑到笑嘻嘻身体欠佳，改由张樵侬出演。小刘春山恰好担任上海话剧滑稽界文化学习班的班主任，他每天上午到学习班主持班务，下午至电台播音、回剧团排戏，晚上连轴转投入演出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1951年10月2日，《欢天喜地》在天宫剧场正式公演，翌年剧团更名大公滑稽剧团，1952年1月27日续演于嵩山大戏院。主演杨华生在戏单的开场白里掩饰不住满心的喜悦：“这是一个欢天喜地的时代啊！我们滑稽艺人正该掌握滑稽戏曲的特点，去描绘出人民今天新的幸福愉快的生活和明天更美好的远景来，让我们台上台下笑成一片吧！”

老戏单多夹杂商品广告，封底的“美丽香皂”与本剧的欢快氛围完全契合，“轻轻一擦，阵阵生香”。想必滑稽戏演员谢幕散场后的心情，宛若香皂般的美丽与芬芳。

多种角色，一种心情

南 妮

“汪老师：‘双十佳’迟到没看到你，遗憾。在电视上看到了！”

“主要是你迟到了。”

翻看手机2018年与汪耀华先生的对话，其时，是上海书展的第15个年头，也是我最后一次担任每年一次书展的“十佳优秀出版社”“十大最有影响力的新书”的评委。汪老师作为资深策展人的书卷气与上海男人的优雅范儿，连着上海历届书展的精湛，一起进入美妙的记忆。

曾经疑惑过，为何书展一定要在炎热的八月中旬进行？某年，站在上海展览中心进口处的喷水雾装置里，与朋友约定书展见。更多年前，热汗淋漓地从书展拖出一厚叠购买的书而充满成就感，就觉得好比电影银幕上，拍到爱情，一定要拍到大海。爱书，一定要拼热。炎热是爱书的荷尔蒙，不热还不过瘾。坐拥书城，穿越书墙，心似清泉，眼如明镜。抱着一包热辣滚烫的所选之书，在南京西路商城的露天咖啡座喝上一杯冰镇汽水，很爽。看书，也是看人，看热闹。你还有那股热乎劲儿，说明你还未老。

2018年以前的上海书展，作为报社的读书版编辑，头条基本是自己去写。观察，评述，争取呈现该年热点。然后请《文学报》的年轻记者张滢莹写非沪籍出版社出版的亮点书籍。这样，书展的总体之貌有了大概。滢莹总是一口答应，迅速交来既感性好看又有思想剖析的稿子。那时候，她还要完成自己报社的主业。

55岁，突然觉得以一己之力，恐怕做不出上海书展的漂亮之版。线上的资讯越来越多，国外文学大家的进入也越来越多。判断，选择，历史意义，独家风格……晚上睡不好觉了。滢莹也做了妈妈，在职场与家庭之间辛苦奔波。手工传统配不上资讯发达的快捷时代了。接替我的读书版编辑迎难而上。有点打仗的味道，年老的在战壕里倒下来，年轻的满腹热血。书是我们一致的热爱，而她的战场是靠着自己的智慧了。

“双十佳”评委的大红聘书珍藏着。作为一个读书人，在每年的上海书展里溜达更加快乐无比。不期间，会遇上你的老朋友在那儿作讲座。不期间，你的文学偶像普通人模样在笑嘻嘻谈他的新作。那年8月，诺奖中的诺奖、作家中的作家奈保尔来到科学会堂作演讲。这位80多岁的老人，发言前多由他夫人帮衬。他开口时有点作态，但稍瞬，他紧张常规的句子后半有了有趣的滑坡。像齐整的草地，因风吹过，一阵松弛清新。报社的领导知道我在现场，想叫我给《人物》版赶篇长文。同事们议论着老编辑会不肯。

稿子写到了半夜。没有独家采访，但是，以对他作品的热爱，加上现场的聆听，能够找到那个书写的节奏。把对大文豪的观感，真诚而快速地告诉书迷，那是我的荣幸。

2005年，我的长篇小说《我的恐惧无法诉说》被评为当年的“十大最有影响力的新书。”少年，一张成熟的脸；但是心里，是一张不成熟的脸。根据生活中某悲剧而写的题材，可能在当时比较敏锐。技巧是稚嫩的。

与上海书展之缘，深深。

十日谈

书之展，人之约

责编：郭 影

明起刊登一组《亲历抗战》，责编刘芳。